

野叟曝言

第二十八回 摇一股麻绳廊下牵来偷寨贼 两丸丹药灯前扫却妒花风

却说大奶奶领着大姨、三姨和几个大丫鬟，藏着火亮，守在廊下一间空屋里，单单等候公子。那拿着索子套住公子颈儿，嘴里只顾格吱格吱要笑的，便是春红。这春红自听了大奶奶埋怨，便专心察探。公子在凤姨房中画策及这日那种穿衣窥镜百般打扮，又领着许多家人小厮到张老实家去看漏，那一件是瞒得过春红这一双千里眼顺风耳的？到夜来更见冷待那魏道，几乎要撵他起身的光景，就知必在此夜无疑。可的公子不进大奶奶房中，说要在丹房用功，春红忙去通知了大奶奶，点将提兵，前来拿捉。因凤姨与公子一路，怕走风声，所以单空着他合他房里丫鬟，其徐大姨、三姨及丫鬟内凡与公子偷上手的，一齐跟着大奶奶行事，不敢退后。

这公子见了大奶奶，如老鼠见猫，贼人遇捕，由他拖扯进房。大奶奶尽力数落道：“你也算黉门秀士，是个学校中人，却专一做这猪窃狗偷的事。你放着正经的妻妾，偏要采那路柳墙花。这心肝是怎样生的？你年未三十，现有儿子，须讲不得四十无子许其置妾的条款。况且现在一妻三妾，丫头里面收过的还有许多，难道是不贤，惯做那河东狮吼么？你既顶了秀才的名目，就该静坐书房，温习经史，以图上进，难道这顶头巾就彀你终身了？可不辱没了公公的脸

面！又且公婆止生你一子，更该安分守己，保养精神，免得作病生灾，使他两个老人在京中忧虑。就是你自己，也该打算你这身子关系非轻，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儿，岂止千斤重担，怎还不知爱惜，一味耗损精神？别人会献勤，撮鬼脚，你说他是功臣，可知道暗里伤了你的阴隲，折了你的寿算，你还漫在鼓儿中哩！明日我差人家去请了两个哥哥，齐集了你连氏门中族分公亲，告诉一番，看是你行的事理长，还是我说的话理短。我身子不好，动便发寒发热，时常还要与你淘这些闲气，少不得这条性命要送在你手里。春红，你摸我手看，就像死人一般，冰得这个样儿，真个要气死人也！”公子面呆心急，无奈强辩道：“你休要瞎疑心，我并没有甚邪念，不是也到丹房里去了，因听见外边狗咬，恐有小人藏在里面，故此出来瞧瞧，谁知撞着你这班夜不收，拿巡更的当做犯夜了。无过是墙门里面数得出几家子人家，我平日可曾戳一个脚尖儿去，怎么也冤屈起人来呢？”大奶奶笑道：“你这话只好哄那三五岁的孩子，他敢也信了，倒说得又好气又好笑，你是从丹房里蹑着脚摸着墙出来的，怎说还没到丹房里去？墙门里面无过只这几家人家，可知道月亮里掉下嫦娥来哩！你说只有做贼的耳朵快，可知当捕快的眼睛也快着哩！你听着春红一句话儿，你那魂灵儿已同猪鬃麻线穿进那皮允子去了。你和人家商议得甜甜的，还要拜他做军师，千叮万嘱，只要瞒着我一个。可知那日游神、夜游神都恼着你，倒合毒药，施暗箭，来飞报我听了。我家的房子，年年加瓦，有啥仔漏水去处的？今年三月里，这样大风大雨，西湖里淹死了多少人，可曾有一间屋里漏下一点子水影儿？四五月里，又是前前后后收拾了一遍，还说是着漏哩！收神做

鬼的里应外合，还叫他啥仔张老实、李老实哩！这老乌龟也懒得住这房子了，你看我明日一棒儿打得他离门离户！你家人小厮还不彀使，要自己黑暗里去瞧门户哩。偏你耳朵亮，听见狗叫，我们在廊下空屋里怎没听见？就是你一个人在黑地里想要做那爬墙头、撬门槛、掘壁洞的罢了，倒说是怕有小人藏着，怪道许多狗子都不叫唤，可知家贼狗不吠哩！”

这一席话说得公子闭口无言，只是靠着床栏杆上呆立。春红道：“大奶奶也不要气了，气坏了身子倒值得多哩！大爷也不要想了，今夜是不能彀去会那美人儿了，这时候也没啥仔客拜，把这天字第一号的冠冕衣服脱下去，替大奶奶揉一揉胸脯，陪个礼儿，消消他的气。”春红口里说着，随手把公子衣袖一扯，只听豁琅一响，早落出一大封银子来。春红手快，一把先捞在手里，格格地笑道：“这才是真赃实犯哩！或是怕小人进来捋门捋户的费力，带这银子去丢给他哩！若说是还允子钱，却不消这许多。”大姨、三姨和这些丫鬟都笑起来，说道：“我们连影子也不知，大奶奶叫了来，心里还疑影影的，怕未必有这事。那知大爷可的凑了来，就也不敢替大爷叫屈，如今连银子都滚了出来，就有包龙图来审，也要冤着大爷这一遭儿的了。”急得公子双足乱跳道：“现是大奶奶生气，春红这张嘴又是必剥剥的只顾爆将起来，还要你们来帮着咬哩！”大奶奶道：“他们帮着谁咬？难道我是畜生，要咬人的么！我还没有说你一句重话，你是这样放屁拉杂起来了，你看他那样儿，自家犯拙了事，可象我们干下不是来了。你就少跳几跳儿，也不算是矮子了。还说我会生气，你们看我要生气不要生气？”春红道：“我这嘴是必剥剥惯的，看着这样儿又要爆出两句来

了，好好的叫大爷陪个礼儿，替大奶奶下下气，偏不依，倒说出不中听的话，跳起来了。真个到明日请了许多亲眷来，在大厅上摆着酒席，对大奶奶陪礼，可没趣呢！”公子没奈何，只得唱了一个大喏，挨到床沿上坐下，一手去揉着大奶奶的胸脯，一面说道：“总是我不是了，你休要气坏了身子。我也只是一时之见，如今既不许我去，我再不去便了，你可要我赌个誓儿？”大奶奶道：“你休和我说话，你只去问你心上的人，说可要去了。他说一句抵我一千句还多着哩！谁要你揉揉摸摸的，越觉得人心里不自在。你自到后边谢媒人去，休要在我房里缠帐。”说罢将公子的手推过一边，公子道：“你休把人埋在地狱里去拍，就是到他房里轻易不与他说话，你是甚人，他是甚人，怎么和他比起来呢？你不要气坏了身子，我也懊悔嫌迟了，你要我赌誓，我就赌一千个誓与你听，你可也信我一遭儿。”大奶奶道：“我也没力气来听你说这些没影儿的话。我身边实是着落你不下，省得人说我是醋瓶子，把你好事打脱了，要你在房里睡觉哩！玉梅，小莲，把大爷拉出房去，繇他去筑台拜将也罢，偷营劫寨也罢。大姨，三姨，你们也收拾去睡，我这屋里是再不许他住的了，就是日里也休进房，省得见面就要生气。”众人便齐至床前说道：“大奶奶不要气坏了身子，大爷也着意儿劝劝，我们明日一早来看大奶奶罢。”却被公子跳起来，把两手拦住道：“你们休去，快替我求一求大奶奶，我今日是要在这房里宿的。”于是众人一齐向大奶奶恳求，大奶奶只是不许。春红在玉梅背上一手把贵哥儿抱将下来说道：“大爷被大奶奶赶出房去，明日就没有汤圆儿吃了，还不去求着大奶奶要爷在这屋里睡觉哩。”那贵哥儿真

个跑到床沿边，扳着大奶奶的腿尽摇，道：“我要爹在这屋里睡觉哩！”叫了几声，见大奶奶不理他，呱的哭将起来。春红道：“这是大爷不是，倒教两位姨娘合姐儿们作难。大奶奶可看贵哥儿面上，容着大爷这一次罢。”大奶奶忙把贵哥儿抱在怀里去窝盘着他，一面发放众人道：“也罢，看你们面上，容他在这房里，叫他到小阁里独自去睡。”众人都谢了，作别自去。小莲便去门上房门，玉梅便拿铺盖到小阁里去，被公子喝住说：“我自在这床上睡。”大奶奶道：“快些到小阁里睡去，休惹我性儿，再不我叫春红来陪你罢。”贵哥儿哭着道：“我不要爹到小阁里去，我要爹在这床上睡哩。”春红道：“大奶奶你容着他这一遭儿罢，再不你叫大爷和衣在脚边睡，夜里不许他翻一个身儿。”公子道：“还是春红说的是，我只和衣睡着，你明日一早来看，我还是这样睡法，真个动也不动一动儿。”大奶奶更不言语，春红笑了一声，抱起贵哥儿，拿着那封银子哄着他道：“不要哭了，爹在这床上睡了，这银子和你明日买一大碗汤圆儿吃也。”春红领着贵哥儿自向厢房安歇，玉梅、小莲服侍大奶奶探头、裹足、脱衣、解手已毕，公子除了大衣、头巾、真个和衣在足边睡下。玉梅、小莲伺候大奶奶上了床，放下帐儿，养好蜡烛，闭上房门，自到后房去了。公子慌忙脱去衣裤，转过头边，钻进夹纱被来。大奶奶乱推乱搯，浑头抓掐，不许近身。公子费了许多气力，陪下许多小心，然后腾身而上，把生平的本事都放出来，足足绸缪了两个更次，才把大奶奶的气平了下去。

次日起来，公子看着大奶奶梳头洗脸，同着吃茶点粥饭，抱抱贵哥儿，拿些果品斗着他玩耍，生些炭火在炉子

里，把绢儿细细的摩擦，烧些沉香黄熟，磕些棒松瓜子，和大奶奶随意而食，不知不觉的哄过了一日。到晚来大奶奶把公子抵死的送至春红房里，这一夜更是利害。明日又在大奶奶床上宿了一夜。次日晚来，大奶奶主张公子到大姨房中去，第五日又送去三姨房里。大姨、三姨感激大奶奶的鸿恩，把公子尽力管束，非同小可。直至第六日，公子更忍不得，赶早起来，敲开凤姨房门，揭起帐来，只见凤姨蛾眉不展，莲脸疑愁，一个头儿侧在绣枕之旁，满眼珠泪，口中叹气。公子慌忙睡下，抱向怀中，百般摩抚，说道：“都是我累了你，你休怨我。”凤姨叹着冷气道：“奴也只是疼着大爷没个知心着意的人。那知深犯了大奶奶之忌，结下海样冤仇，他独空下奴把你做情往各房分送，还日日叫应着奴的名儿，百般咒骂，除非一索子吊死了，才解得这个结儿。”说罢眼泪如雨，呜咽不已。公子本要商议璇姑之事，见他如此悲伤，难于启齿，因一面将软语温存，一面去跷他粉腿。凤姨推住道：“丫头进来看见。”公子便道：“和你到后房去。”将凤姨抱至后房，放在一张醉翁椅上，去做那老汉推车的故事。凤姨正在怨慕之时，公子更极感怜之意，两人如粽拌糖霜，针黏磁石，难分难拆，不死不生。正到那双眼朦胧，四肢瘫痪的时候，猛听得外边一片声唤着“大爷”，吓得凤姨浑身抖战，公子满腹惊疑，只得放下车杠，溜出房来，倒走入东边屋里，等人寻到，然后从外面抄进厅来。只见许多人挤满一厅，却为广东潮州府海夷作乱被镇守福建漳州府参将林士豪剿平，靳太监与连兵部张大其辞，献俘告庙，说是司礼定谋、本兵指示，把边功都掠在二人身上，林士豪止加了军功二级，靳司礼赐了蟒玉，连兵部加了太子少保，都是赏

赉无算，又阴靳直之侄靳仁为锦衣千户，连世之子连城为内阁中书。这些京报、省塘又各衙门人役，俱来提单讨赏。公子暗忖：靳仁之言果是不谬。吩咐家人打发报钱，自己走进大奶奶房中点个卯儿，已是贺客填门，应接不暇。

到晚来，先祭吕祖，设席东宅，请道士们吃喜酒，推说大醉，睡在东边，悄悄的溜在凤姨房中。亏得大奶奶与春红正在发放银钱去买三牲果品各项，又要料估绸缎，打发裁缝赶做公服，一边寻出一顶凤冠，连夜收拾点翠穿珠，一面吩咐厨下蒸裹糕馒团粽，忙忙碌碌，竟没有工夫来查察，任那公子去做偷营劫寨之事。公子与凤姨重整旗枪，大施战斗，直杀到城开不闭，马倒难骑，然后撒转红衣，掩旗息鼓。接着凤姨粉颈甜睡一会，方才与他计议。凤姨道：“前日已经过这般风浪，把奴的胆儿吓破，肠儿气穿了，那里还敢与闻。”公子道：“我的乖心肝儿，我睡在他们房里不过打个到字，了了世情，谁肯拚着性命博他们的受用。我在你身边真是连心都挖出来的，你也须自明白，若不替我打算，教我更靠何人？”凤姨被公子央及不过，然后问道：“前日到他屋里光景如何？”公子把那日之事述了一遍，凤姨沉吟道：“若说他初时面壁流泪，竟是无情，若说他后来绝不根问，又似有情。如今不管有情无情，且去约会了张老实，撞他一网看，或者他不爱头巾，却爱纱帽。见大爷新得了官，正在热闹之时，心里不情愿的也要翻了转来，心里尚在商量便可欣然相就。明日且穿起圆领，戴起纱帽，假作先拜邻舍，走去耀他一耀，晚间再去，庶为妥当。只要见机而作，不至决撤就是了。”公子道：“我也是这样想头，但大奶奶尚不打紧，这春红眼尖耳快，如何瞒得？怎生弄个圈儿套住了他才

好。”凤姨与春红是赤紧对头，听着公子要设计弄他，满心欢喜说道：“大爷的主意，可必要弄上这女子，若是无可不可，便照着方才计较谨密而行，再遇风波便割断肚肠，大家歇手。若一意必要成交，奴便有个法儿，只恐大爷护着春红，不肯依哩！”公子道：“好小油嘴儿，怎见我护着春红，不肯依你的话？快些说来，看我依也不依。”凤姨道：“春红虽是大爷心爱，却没有上头，还在姐儿数内。你若肯把他做个鼎器，便不要像别的丫头明明派去，只要叫他去看炉监火，等他私下与道士们上手，他便小心听你指使，不敢穿着大奶奶鼻儿，寻你事犯了。”公子道：“这个休题，怎叫我做起乌龟来？春红这丫头好性子儿，他肯结议汉子吗？”凤姨笑道：“你还说不护着他，各房的丫头，合我的大怜，也是你收用过的，怎就肯送与道士做鼎器呢？你说春红是正经正传的人吗？只看那双多花眼儿，见人便掩着嘴格格地笑，那班道士又是枉死城中的饿鬼，他见着豆腐青菜还没命的抢哩，有这一块肥羊肉掉下来，他不七手八脚抓得你稀泥粉烂么？”公子不觉失笑道：“你这小肉儿，把春红说坏了，怎连道士也说得这样。他不过抽添炉火，采阴补阳，要成那不坏金丹，也像在家人，只讲色欲的么？你须替我另设个法儿。”凤姨说：“此外更无别法。”公子再四央及，凤姨沉吟良久道：“法是还有一法，但远不如矣。今日外边忙，容你假醉，明日还假得么？你便再有推头，他总收守住那点子咽喉要路，怕你使隐身法不成？我猜明日他要合大爷睡觉，后日便轮着春红，他再睡了两夜便仍送到大姨、三姨房里睡一遭儿。他安心与奴打斗，连他两个作兴起来，只不许到奴门里，教奴眼睁睁看着人吃饭，不敢咽个唾沫儿。你便安心守

他的规矩，轮到春红这一夜，便用些利害药儿，使出你采战的本事，把他弄个瘫化，你自去做你的勾当。像从前摆布三姨偷玉琴的法儿，回来再发放春红，也算是一条计策，却不能毅彻夜欢娱，春红也不肯做你的心腹。这事情也易破，久后也终须决撤，不如前一条的长久稳当。”公子道：“这计也忒利害，如今情极，也只得用他了。”

次日天未明时，悄悄钻过东边，洗过手面，吃过茶点，慢腾腾的踱进大奶奶房里来。大奶奶道：“你如今做了官了，也该放些正经出来，以后要吃酒却在这边吃，不许你掉铁嘴、弄空头，背地里干那偷天换日的事。”公子呆了一呆道：“难道正经坐功调气、下炉活火之事，不要整夜在那边修炼的么？”大奶奶道：“那是朔后三日、望前三日，有定期的，别的日子却不许宿在那边。”正是说着，玉梅拿着一个毡包说公服做完了，裁缝们一夜没睡，赏钱要重些哩。大奶奶打开看过，叫春红封了二两银子赏了。公子提起霞帔来替大奶奶妆束，大奶奶一手夺下，说道：“啥仔罕物，从小儿在奶娘怀中哺着奶头，把眼睛就看熟了，家中婢娘、嫂子、姑娘、姐妹，那一个不穿件儿，到年下挂起神子来，祖宗三代都是紫袍玉带，胸前露出仙雀锦鸡的补服，可没有这个小鸟儿。凤冠还没打来，团袄没穿，就叫人披着霞帔，不把人的门牙都笑掉了。”公子嘻着嘴儿道：“谁不知道我家大奶奶是大来头，动口就卖弄出来了。却不道哥哥做官与我无干，我家虽是个暴发户，你公公也挣一只锦鸡儿哩！我将来就挣不起仙鹤补子，一世就穿这鸚鵡补儿么？”大奶奶道：“你看他说的话，都是吃着生葱的。我说是凤冠没有戴来，怎这样等不及，一手抢起那霞帔兜头，直罩过来。亏着

公公还现做着朝廷的大臣哩，怎么就是那种小家子样儿！你是读书人，那样官儿不许你做？你挣着仙鹤补子，我怕只穿这小鸟儿么？你做了皇帝我才是喜欢，有丹凤朝阳的补儿穿哩！”公子道：“皇帝是不能毅的，我将来做一个大元帅罢，挣个狮子补服穿穿也比小鸟儿威武的多哩！”大奶奶胀红着脸儿道：“你看说得统不成话了，你就是个怕老婆的都元帅么？我到你家也过了六七年了，还是采过你头发撞过你拳头；罚你在房门外跪过，撵你在地板上睡过；没许你娶妾，不容你收房，把丫头婆娘裤裆里都贴了封条？我出了好心不得好报，一发容你说出这样臭话来了。我赤着脚儿在你肚里走过？定是你心上人儿嗔我几日没送你到他屋里去，熬不过了，蹙着眉头，挂着眼泪，在枕头上递了一纸状儿，教你使官势，压我下来，他和你一窝一块的过活，整日问上房门去干那把刀儿，不管你家祖宗三代，子子孙孙的干系，连夜送你到阎老子家去了。他且只图着眼前的快活，我的姐儿，你的想头错着哩！莫说我娘家还有几个人儿，孰是老民百姓，人家的闺女嫁到你家做了正头娘子，也不得受你这姐儿的磨灭。他说你做了官大了，可知做了官越要守着朝廷法度，做不得宠妾灭妻的事，知法犯法，更要加等治罪哩！”说罢倒在牙床，连声“气死我也”，“气死我也”。吓得公子面色改变，连唱数喏，跌脚懊悔道：“这是我一时高兴，和你说几句顽意话儿，怎么就认起真来？自从那一晚啣了你的气，谁敢到后边走了一步儿？他怕不知道你的脚跟？教我把官势来压你，我也敢拿官势来压你？我与他齐着这日色儿，”大奶奶连忙喊住道：“今日要祭祖哩，休得赤口白舌的罚那毒誓。他是何等人，你要与他同死同生。我也没说啥仔，你就

咒生咒死，说我冤屈了他了。他在你跟前成日成夜的诽谤，休说肯替我赌誓，你只牙齿露一露儿，就感激你不尽。除了今日，也不肯与你干休。今日是个喜庆日子，上毛坑要讨三个吉利，省得你替他发极，再说出中不中听的话来。外面祭席可也完备快了，你先出去，我也撩上些气，就起来了。”玉梅道：“外面都完备了，掌礼、吹手，等候久了。”公子道：“快催凤冠，要同大奶奶出去拜的。”春红噙着嘴道：“那桌子上不是凤冠。玉梅早拿进来，爷眼睁睁地对着他。”公子慌把凤冠、团袄、霞帔、湘裙捧至床边，道：“如今是有了凤冠了，夫人请戴起来，好穿霞帔，不是下官性急了。”春红把手指轻轻的弹一个榧子，道：“爷是几时学就的念得‘下官’‘夫人’这几个字儿，好不顺口。”公子道：“那日靳公子早有信息通知，‘下官’这几个字儿也念了四五日了，怕还不顺口？”大奶奶也笑起来，道：“我听着你刚才的话实是生气，看看你这样儿又教我好笑，你做了官了，年纪不小，还像那三五岁的孩子，也不顾丫头们扮你的鬼脸。”公子要大奶奶喜欢，越发装憨搭痴，帮着春红替大奶奶穿团袄、披霞帔、系湘裙、围角带、戴凤冠、插宝簪，鞋头上也去摸摸，膝裤上也去扯扯，引得小莲都笑起来。然后夫妇二人复归于好，春红又服侍公子装扮完毕，双双出去拜过北阙，祭过祖先家堂灶神。同着大奶奶，立受了三个姨娘之礼。夫妻并坐，先是春红领着贵哥儿在毡子上一同拜了，次及翠环、大怜、玉琴，次及总管、家人、家婆，然后撤去红毡，一众家人、仆妇、丫鬟、小厮排班叩见。大奶奶分付家中一齐改口：称京中老爷夫人为太老爷、大夫人，三姨俱称奶奶，春红改称春姨，自己与公子居然老爷夫人矣。当日

就在大厅上大排筵宴，笙箫竞奏，水陆毕陈，甚是奢华，十分快乐。

席散之后，公子跟着大奶奶进房。大奶奶道：“相公此番得官，是件正经喜事，合家大小俱要加些恩泽。明日开了库房，取出纱罗绫匹，替三个姨娘一人做一套衣服，春红做一衣一衫一裙，翠环、大怜、玉琴、玉梅做一衫一裙，其馀丫鬟都做一件衫子，众家人仆妇分别等次各赏匹头。就是夜来宿歇，也要使他们均沾雨露，妻系结发，体统所关，不得不多几日，我也替你酌定日数：我房中宿了三夜，到大姨、二姨、三姨、春红房中各宿一夜，翠环、大怜、玉琴三个同服侍你一夜。自此以后，就要爱惜精神，在书房静养，或是读些书史以广学问，或是看些律令以娴政事，不可只以色欲为事了。”公子唯唯受命，暗想：大姨、三姨是断不肯让的，凤姨是逢大赦一般，有此异数，我也不忍启齿，翠环等三人是一群饿虎，一发不消说起，只得要苦春红不着的了。

从次日起，日间拜邻族，拜亲友，拜官府，拜乡绅，会客吃酒，兴匆匆做那热闹场中的勾当，夜间依着大奶奶派法，三日之后轮着大姨、二姨、三姨，喜孜孜赶那温柔乡里营生。

转瞬之间，已降临春红房里。只见灯烛辉煌，红毡闪烁，春红穿着新做的衣衫，插着一头的簪饰，在那里袅袅婷婷，潜潜等候，得公子进房，便是插烛般拜将下去，说一声“老爷恭喜”，喜得公子眉花眼笑，一手抱在膝上，亲嘴调舌，摸乳搵腮。小莲托着酒菜进来，公子命收去毡单，一面说道：“他们撑着房头，支着架子，不得不费几个钱，你为何也是这样？”春红瞅着眼道：“难道只做姨娘、叫奶奶的

便是个人，奴便没有眼儿鼻儿的？穷女儿家茶饭，虽不可口，却倒是难得吃的。爷你休奚落人。”公子满心欢喜，接他酒盏，一饮而尽道：“说啥仔话，我领你的情儿。”春红又斟上一杯说道：“爷吃个双杯。”公子笑道：“自然要成双的。”接来吃了，也斟一杯回递春红。两人你怜我爱，吃了好几杯酒，春红眉目之间春情洋溢，公子悄悄的取出一丸丹药，化在酒杯之内，递与春红。吃不多时，药性已发，只见星眼乜斜，柳腰招飏，脸上桃花一朵朵泛将起来，心头欲火一阵阵压不下去，膝摇股颤，按捺不住，竟是扑向公子怀中，说道：“夜深了，早些睡罢。”（此处删去四百四十三字）公子慌忙爬起，穿了衣裤，扯条单被要盖好了，他自去践老实之约。那知春红两足一伸，双手托开，竟是脱阴而死了。正是：

百年生死大无比，一霎风流值几何。

总评

写夫妻角口，此回如雏莺弄舌，妖鸟啼春，酷类《金瓶》诸妇人勃谿唇吻。写主婢宣淫，如浪蝶迷花，狂蜂采蕊，酷类《金瓶》诸男女秽褻世界。非摹仿《金瓶》也，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高；沧海不择细流，故能戒其深，如此洋洋一百几十回文字，而有一情未写，一孽未现，何以揽其全、窃其变，而为古今大观邪？兼见作者力量，将全部《金瓶》所作之事，所说之话，撮其要领，撮其精华，收摄数页中，更有后文两番丧事以尽其变，而《金瓶》之闾奥悉见。其余百数十回则皆《金瓶》所未得梦见者，此所以为第一奇书

也。

非特其馀百数十回《金瓶》未得梦见，即此回亦《金瓶》所未得梦见也。《金瓶》之勃谿秽褻专于勃谿秽褻，此回则勃谿者，因谋璇姑而勃谿；秽褻者，因谋璇姑而秽褻。一则笔在此，意亦在此；一则笔在此，意不在此。孰呆孰活，孰滞孰灵，其相去奚啻霄壤。

笔在此意不在此，则勃谿唇吻中隐然有一非礼勿言之女道学，秽褻世界中隐然有一守身如玉之女圣贤。手挥者勃谿秽褻，目送者非礼勿言，守身如工，则勃谿秽褻正以对勘道学圣贤，会心者即可作一部先儒语录读之。

第二十九回 摇见事危贞娃戳颈 闻声迫淫妇投缳

大奶奶因心中有事，翻来覆去百不安睡，欵听见开门声响，连声叫醒玉梅，看是何处响动。玉梅点起银烛，见春红的房门半掩，因轻轻捱身而进，却全无声息。走至床前，将帐子轻轻掀起，见春红睡得正熟，因连问“大爷何在？”春红只是不应。玉梅道：“怎这样好睡，可不睡死了么？”因用手去摘他的耳朵，冰得手指生疼，又到鼻间候那气息，玉梅吓得魂出。急急跑出门外，几乎吃跌，气喘不迭，因定一定性，回至大奶奶床前，道：“不好了！”大奶奶在床上道：“啥仔大惊小怪，吓我一跳。”玉梅道：“春红姐没了！大爷又不在那里，门又掩上的。”大奶奶不信，道：“这话怎说，春红方才好好的，怎就会死起来。”玉梅道：“奶奶不信，且请去看哩。”

大奶奶慌忙披上衣服，穿着好裙裤，同玉梅到春红房中。大奶奶一眼看见春红，烛光映着，春风满面如烟笼芍药，绯红两颊似雨洗芙蓉，骂道：“好扯谎的猴子，敢是他待你差了，要咒死他么？这妮子也忒好睡，怎如死人一般。”玉梅道：“我敢哄着奶奶么？奶奶不信，且把他推一推，看看他可是活的还是死的，须不是玉梅扯谎。”大奶奶真个把春红连连推揉，动也不动一动，大奶奶哭道：“这真有些不妙。”因将单被揭去，执烛周身细照，却并无伤痕，

只有两股之中黏黏连连的阴精和着鲜血，明知脱阴而死，大哭道：“这狠心人下此毒手，把我这样一个乖巧丫头送到鬼门关外去了。”因叫玉梅快去寻大爷来，玉梅又去叫起小怜，提着灯笼，顾不得害怕，硬着头皮前行。不多时，大姨、三姨、丫头、婆娘俱已唤到，因春红平日为人不恶，大家俱哭做一团。公子此时正在一重重开将出去，欵听得隐隐哭声，吓得心头霍霍不定，急急跑将进来，正凑着玉梅赶来。凤姨道：“大爷那里去来，怎在这黑暗中，好不怕人。我昨日原说的这计断然用不得，果然爷怎下得甚般毒心，可惜好一个丫头。”公子道：“甚么计，什么好丫头，我却不明白。”凤姨道：“春红已死在那里了。”公子道：“这话真的么？”一直赶到春红房中，捧住了春红的脸，见此光景，大哭道：“我害了你也，须不要怨着我，我好好超度你便了。”大奶奶因见凤姨也到，扯扶公子坐了，道：“有啥仔哭头，哭也是你，送掉他性命也是你。既要哭他，就不该送掉他性命。我不知你这心怎样生法，又不知怎样恨他，有何得罪你处，听了那家狠婆娘的话，先将家里人开起刀来。还要哭他则甚，可知那使着暗计的人，还在那里扯开阔嘴迷迷的笑着你哩！人已死了，在这里放那马后炮，可是迟了。”公子忽然想起，因命丫鬟快去请聂静进来。

不多时，聂静已到，大奶奶等避去，公子告知缘故，道：“我师有解救之法否？”聂静近床前揭去单被，将中指抵入春红阴户中揆度深浅，又周身细看一遍，心胸肚腹俱摸一遍，道：“心胸俱已冰冷，已死多时，断无生理矣。”公子无奈，亦不再问。聂静道：“丹药不过暂时适用，岂可以概之。就是吕祖，肉身交媾，亦是无益。”聂静辞出，大奶